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東溪日談錄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舉人臣查　浩

欽定四庫全書

東溪日談録卷十三

明 周琦 撰

史系談上

唐堯

堯之德詳於堯之典堯之治亦詳於堯之典故堯之典堯之史也

孔子贊堯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

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孔子去堯之世如此之遠贊堯之德如此之詳其必有所據也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古人為政誠篤如此安得不成盛治顧豈後世不治言治者比哉無怪乎其不治也

茅茨土階朝天下諸侯七十餘年視秦九步一樓十步一閣一阿房宫如此況朝會天下諸侯之所乎觀瞻愈大治效愈促是故有堯之德致堯之治雖茅茨土階不為約也

十日並出羿射其九其說與斷鼇立四極聚灰止水煉

石補天者等耳不經孰甚於此
天子之位聖人之器非不肖之才可履丹朱不足以履
天位堯知之久矣故薦巢由不就復薦大舜舜若不就
必及之禹亦不復在丹朱也堯為天下憂不為家憂為
百姓憂不為丹朱憂聖人為公不為私於此極矣
堯薦舜既以九男觀其外二女觀其内又使攝位二十
八年然後禪之於天堯非不茍也不敢茍也敬天愛民
也如此孰甚焉

堯都平陽舊封唐侯之地其地曰陶故號陶唐氏

虞舜

舜之德詳於舜之典舜之治亦詳於舜之典故舜之典亦舜之史也

耕歷山民皆讓畔漁雷澤人皆讓居陶河濱器不苦窳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亦人歸之徵也

舉元凱揚善也誅四凶遏惡也元凱果善也則揚之四凶果惡矣則遏之皆順天之休命也

天子一日萬幾舜鼓南薰之絃或妨政乎盖舜之事功已見於攝政之年至是無他所為故曰無為而治惟恭已正南面垂衣裳而已鼓絃也何妨於政乎

舜攝堯行天子事二十八年至遜以位堯崩三年之喪畢避位於河南豫州之陽天下朝會不之平陽之丹朱而之豫州之舜人心之歸固無阻也其都蒲陽即平陽解州之蒲坂而不敢復平陽之舊都者克讓之德也豈後世之雌雄相競哉

禹有治水之功而商均無勳也故舜傳禹而不傳商均非故薄其子而法堯也

三代

三代之代其亦相代之義周代商商代夏取義也有謂矣

夏

大禹之德詳於大禹謨而其事功亦詳於禹謨也故禹之謨亦禹之史也

盡力溝洫治民也致孝鬼神事神也卑宫室處已也美黻冕莅人也禹於治民事神處已莅人皆適其宜矣何議於聖哉

三過其門而不入以傷父不成罰已之才智也孝也豈損孝以成忠邪

禹泣罪人曰堯舜之人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禹以堯舜自期故禹之治不在堯舜下

黄龍負舟而與之誓俯首低尾而逝者誠之感也啟能承繼禹道故天下朝會歸之也有扈之不來者與賢之風未釋於夷俗也天下家傳自啟始也禹不傳子亦傳之賢聖人之不貪也天下歸啟不歸之益非益之不足啟異於丹朱也

少康本遺腹之子毋奔有仍舅氏之國而生焉遺臣靡迎立於夏道四十年中絶之後而能恢復之靡之功其大矣夫

桀治天下其性貪其政虐其力足以伸鐵鈎其寵妹喜而忘返者蓋亦貪虐與力血氣之私所使也夏安得而不亡邪

禹都安邑亦平陽解州之地先避位於河南嵩山之陽而啟亦避益於鈞臺以享諸侯禹傳啟太康仲康相遷商少康復國中興杼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皐發履癸共十七主四百五十八年而亡嗚呼禹得之以道桀失之以非道君人者其可以無道乎

商

湯有慚德不嫌於聖以有道也桀無道也以有道而放無道也故無嫌焉

肇修人紀能修己也幣聘伊尹能用人也祝網而去其三能愛物也禱旱而致大霖能格天也湯之世安得而不治邪

伊尹之放太甲非放也不屑之教也太甲不明厥德顛覆典刑居桐宮三年復遷仁義伊尹奉歸於亳遂成賢

君非不屑之敎所致乎

中宗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重譯来朝七十六國而商道之復興者傷兄雍已之廢其政也惜乎厥子仲丁遷囂而復衰矣

盤庚傷前屢遷復都於亳改商曰殷行商之政商道復興而為之衰其政者厥弟小辛也小乙繼之雖知民事之艱難而時又不競耳

小乙之子高宗恭默思道傅說佐之君臣道合中外人

歸殷道為之復興若高宗其亦中興之賢主乎
紂之才資辯捷疾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
不幸而居君人之位則無所不至故其政暴於商民寵
加於妲己天下怨之惡與桀並商安得而不亡乎
湯有天下而都於亳傳位於太甲伊尹放太甲於桐宫
湯墓之側居太甲憂三年復迎於亳伊尹攝政則亦無
嫌沃丁太庚小甲而雍已商道寖衰太戊曰中宗者得
伊陟以為之佐仲丁之世亳有河決之害遷都於囂外

壬河亶甲而囂又河決以遷相祖乙相河又決以遷耿
歷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耿河又決遷都於亳
改商曰殷其道復興小辛壞之小乙時又不競武丁曰
高宗者得傅說輔之殷道復興歷祖庚祖甲廩辛庚丁
武乙太丁帝乙至紂傳二十八主共六百四十四年而
亡紂無道武王伐之紂衣寶玉自焚嗚呼酒池肉林糟
堤十里妲己之樂復可得於是乎

周

武王承文王三分有二之天下以取文王之不取者周之德至是而極紂之惡至是而稔武王之身未嘗親臣於紂不失天下之顯名故武王之征伐也雖不得如堯舜之禪授則亦不失其令名矣

武王壽九十三在位七年成王即位之年始七歲耳以時考之則武王伐紂之年八十六矣八十七而生成王故武王九十三崩而成王是年即位始七歲周公安得不為之攝政乎是故作無逸以戒其勤制禮樂以文其

治誅武庚放蔡叔以保其亂於内遷多士定多方以防其亂於外與夫封魯畱洛誥酒監殷周公之用心密矣賜魯重祭不亦宜乎

洛為天下之中均四方貢賦之道里成王承武王之志而營之故以鎬為西都洛為東都王居則在西都而朝會諸侯則東都焉

成王畱周公於洛者以召公之言也周公欲其畱而遂不去者周公為成王慮也肯自逸於魯哉

周公召公相成王為左右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古用賢則興不用賢則亡成王雖幼而有賢其成不拔之業也能無自乎

宣王承厲王暴虐出奔之後能任賢使能王化復行為周室中興之主惜乎幽王為犬戎所斃西周之業亡焉故自武王至幽王共十二主為西周而平王繼之則東遷而都於洛也

宣王中興之主召穆公方叔尹吉甫仲山甫皆中興之

臣故王化復行而文武之烈又自是一振矣成王以幼冲嗣位得共輔者周召也厲王以暴虐出奔得共和者亦周召也故幼冲者以成治暴虐者以不墜亦周積功累仁之深先後濟弱扶傾之臣同一姓氏以兆八百餘年之歷也

平王東遷於洛王室漸微齊楚秦晉漸大孔子為周憂也故作春秋於平王之末年春秋非天子之事乎

威烈王之世王室愈微而諸侯兵爭時號戰國故司馬

之作通鑑朱子之修綱目皆始於此也
赧王初與諸侯約從攻秦秦使呂不韋帥師滅之周遂
不祀赧承王室久微之後列國方強之日其不祀也非
桀紂比矣

西周都鎬歷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幽共十二主
東周都洛歷平桓莊釐惠襄頃匡定簡靈景悼敬元貞
定哀思考威烈安烈顯慎靚赧共二十五主通八百七十
三年而春秋之後孟子者出時尚爭戰故號焉又平王

以後通稱列國也夫帝王享國長永固莫如周況有孔孟諸聖賢生於其間乎此周所以為三代之最隆非他朝代之可及也

春秋列國

五等之爵起於周武王大封宗族及其功臣先朝之後至平王遷洛之日王室益衰侯國愈強天下不復尊周故孔子作春秋以正王法是為春秋其與周同姓者曰魯曰衛曰晉曰鄭曰曹曰蔡曰燕曰吳與周異姓者曰

齊曰宋曰陳曰楚曰秦凡此皆大國也其具爵姓者杞許滕薛邾莒越虞虢郯凡霍息鄧紀徐隨巴鄫小邾芮胡州南燕梁荀賈宿鄅原蓼滑郳舒鳩凡此則三十四國也其有姓無爵者黃羅魏耿鄀韓焦楊夷向申密謝鄭鄘舒庸偪陽凡此則十七國也其有爵無姓者萊弦潞頓沈譚宗邳賴肥戎蠻鼓穀唐白狄麇舒凡此亦十八國也其無爵姓者貳軫絞蓼六江鄖權道栢遂崇戴冀温厲項巢庸根牟介郜房桐鄀陽無終蓐狄英氏鮮虞

陸渾於餘丘凡此又三十二國也其為附庸者顓臾須句葛任牟極蕭郳鄣凡此又九國也夫春秋列國其大者則今之府其小者今之州又小者今之縣耳附庸之國則宣慰州縣附省之下者也皆自平王以後始也

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五國又霸乎當時者也故謂之五霸視他國為尤強焉

戰國

世自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借周威烈王之命共分晉

地立為諸侯是後七雄並起而各兵爭所謂七雄者秦楚燕齊趙魏韓是也於是善戰者孫臏龐涓之徒出焉善説者蘇秦張儀之徒出焉開阡陌者商鞅之徒出焉縱横於七國之間豈不為兵戎之世乎然孔孟者春秋戰國之大儒懼亂臣賊子壊萬世之王綱富國强兵滅當時之王道故春秋之筆不得以不作仁義之説不得以不辯也豈得已哉

秦

秦始滅六國并天下北築長城南開五嶺自謂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以一世至二世至於萬萬世其為志也不小矣卒至二世而亡者何哉蓋悉變前制而法古之志無焚書坑儒而扶世之功鈌與夫始皇之相李斯而寵任之權失二世之用趙高而聽信之私訛烏得而不喪邪

秦雖無道能定天下於一非法軻也暗合軻耳自咸陽以至交廣六千餘里交廣之民古雜於夷南開五嶺押

發適逬贅壻五十萬人以取南越陸梁之後開桂州南海象三郡得用夏變夷之道矣夫秦開五嶺者非秦為秦也秦為萬世也秦豈有心於萬世哉其利至今資之非一日若暗合聖人之道也後世可不秉其利而為國家計哉

秦都咸陽歴始皇帝二世皇帝至子嬰為三世傳三主共四十一年而亡

西漢

漢高祖起於沛其遇張良於陳留者天也韓信蕭何亡楚而歸漢者亦天也其不死鴻門之會者天也不死睢水之圍者亦天也死烏江之羽者亦天也故不王者死而王者不死矣三傑佐之安得不成帝業乎但不能保全功臣漢祖之失於此亦天焉

始皇併六國不為秦併為漢併也項羽滅秦不為楚滅為漢滅也向使六國未併而漢難於前矣羽未滅秦而漢難於後矣漢有秦併其國於前羽滅其秦於後既而

天又亡羽故漢之得天下也亦天與之也人歸之也

女主之王天下起自女媧女媧在始立君之時人道未明之日今吕氏稱制在彝倫明正之日非女媧時比也變也不有王陵周勃之儔幾何而不危劉乎

惠帝之恭己寛仁文帝之幾致刑措景帝之節儉守成武帝之雄才大畧宣帝之中興漢室西漢傳十三主髙祖之後推數君而已然雖未能盡善亦不失為賢主也

西漢之壊於前者諸吕也壊於後者王莽也諸吕之亂

起於吕后王莽之亂起於王太后皆外戚也天下後世壊國家者婦人也茍二后不臨朝外戚不專政亂何自而生乎

西漢都長安歷高惠吕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孺子十三主共二百二十五年壊之新莽不有長沙定王之子劉秀以恢復之都於洛陽漢幾墮矣

東漢

光武起於新莽簒亂之餘郡國僭竊之日芟刈羣雄克

復舊物行仁義務儒術興學校以中興漢室高祖之後一人而已雖文景武宣不讓也惟吏事深刻未盡善耳盖少在舂陵與民閒人伍天下之事無不周知故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如是也視後世事屬於人權移於下則又大徑庭矣

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言不以富貴為樂也後世人君不以富貴為樂而能成大事功者光武亦其人焉光武少與嚴陵學亦常士等耳及其為天子也

嚴陵不盱豫於富貴而苟仕光武不瞑眩於富貴而自高故至同榻是嚴陵能高其節而成就乎光武之美光武能下於賢而成就乎嚴陵之高故東漢多清節之士實嚴陵為之開先而光武為之作始也

明帝雖苛察而度量不宏然能遵奉建武制度則吏得其人民安其業章帝雖寛厚而平徭薄賦然寵任竇憲以啟外戚專權東漢之禍在外戚宦官者此其漸也章帝後和帝之世竇后臨朝宦官外戚迭為消長殤帝之

世鄧后臨朝帝立八月而崩安帝之世亦鄧后臨朝后崩而後親嗣順帝為宦官迎立實閻后為之作俑故宦官外戚倚此而強賢人君子不能以救漢祚之衰也沖帝之世梁后臨朝有外戚梁兾之秉政質帝為梁后所立梁兾惡其聰慧而鴆殺桓帝之世亦梁后臨朝后崩兾暴故帝與宦官謀誅之則宦官逞惡而黨錮之禍起矣靈帝之世竇后臨朝宦官權盛致殺陳蕃諸人數百召外兵以滌内難則壞垣入室而董卓之亂興矣故獻

帝之時卓廢皇子而立之天下討卓卓脅遷長安卓死曹操迎於許曹丕廢為公天下於是乎三分焉然則女主臨朝外戚專政宦官弄權此三者致亂之端也漢之祚安得而不傾乎

東漢都洛陽不為外戚宦官所制者惟光武明帝而已章帝其漸和帝以後其禍迭興至獻帝而亡傳十二主共一百九十五年雖劉備起於蜀終不能大恢復也

三國

愚當以大義裁之蜀漢當為正統吳魏皆漢之賊不當有三國之分西晉得於魏主之手是誅漢賊而得之非篡漢而壞其正統者也

蜀漢

蜀漢昭烈帝劉備乃東漢景帝之子中山靖王之後徙封於涿備因家涿漢末羣雄並起備起兵於涿素與關羽張飛善故以為將圖復漢業後受密詔討曹操不克奔荊州依劉表於是訪士聞諸葛孔明三顧而起之相

與謀畫始定巴蜀王漢中結好孫權破曹操兵於赤壁備之功大矣未幾漢帝遇害即位成都以孔明為相三年而崩是為先主後主劉禪乃昭烈帝之子先主崩遺命孔明輔政孔明乃勸農積穀講武練兵出師伐魏中原恐懼建興十二年亮薨國內無人姜維伐魏魏復遣將鄧艾等伐蜀至成都帝出降是為後主

蜀漢二主皆都成都先主三年後主四十一年通四十四年先漢業未復而先主崩後漢業將復而孔明薨是

天不祚漢也豈人力之不至哉

魏

漢魏王曹操之子丕廢漢獻帝為山陽公自稱帝丕之為魏文帝者其志始於操也猶唐李淵之取天下其志則世民焉夫父取天下將得而留之子子取天下將得而付之父父子不臣魏與唐有矣

丕既稱帝矣即封操為武皇帝是時吳蜀鼎分各保疆埸丕惟深謀極詐竊比聖禪而無伐蜀之舉丕生其子

敵之為明帝者始以司馬懿為將與蜀連年用兵敵之養子芳為廢帝者大臣攬政太阿之柄倒持遂為司馬師所廢文帝之孫髦立為高貴鄉公者又司馬昭秉政卒兵被弑懿死而髦亦薨亦無伐蜀之舉為元帝者奐也操之孫髦薨矣司馬昭稱為晉公遣鄧艾鍾會伐蜀漢遂亡焉則魏非漢之賊乎

魏都洛陽歴文明廢高元傳五主共四十五年亡於司馬氏之手

吳

漢吳王孫權之為吳大帝者堅之子也堅為漢太守漢末起兵討董卓其子策亦相繼為漢太守遂有江東之地策卒而權代之封為吳王曹丕簒蜀主即位權亦稱帝即位武昌遷建業任用周瑜魯肅張昭雄江東國内富庶先是敗曹操於赤壁其敗操者非為漢也為吳也故吕蒙陸遜襲定荆州至漢王即位於蜀而權亦稱帝武昌可見矣

權在江東之時魏司馬懿雖有伐蜀之師而伐吳之志未舉權之子亮為會稽王是時懿死其子司馬師雖有廢帝之志而征伐之心未興至權之子休曰景帝及休之兄之子皓曰歸命侯繼位之時師死而昭襲爵司馬氏大焉故至於炎稱帝號晉之後遣王濬伐吳於石頭城遂降皓是則蜀亡於魏魏亡於晉而吳亦亡於晉吾故以為晉非取漢天下取漢賊之天下也晉之繼漢宜若無嫌矣

吳都建業即位武昌亦徙建業傳四主共五十九年通

策定江東之後共八十餘年

東溪日談録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東溪日談錄卷十四

明 周琦 撰

史系談下

西晉

魏晉王司馬炎漢亡廢魏元帝為陳留王遂簒其位而為晉武帝者其志起於司馬懿之將蜀司馬師之廢立司馬昭之稱公取蜀所致也故即位之初追祖懿為宣

帝伯父師為景帝父昭為文帝而報本焉或曰禪然乎以愚觀之炎世臣魏也非臣漢也篡魏也非篡漢也謂晉為魏之賊則可謂為漢之賊則未可故亡漢者魏也非晉也篡魏者晉也非禪也晉將取漢先借魏而亡之謂用心之遠則可謂篡漢其可乎

武帝後惠帝之世賈后亂政諸王攻屠天下大亂家固不齊也懷帝之世兄弟相屠者三人而惠帝其一家亦不齊也遷陷洛陽為漢劉聰所弒愍帝以懷帝遇害即

位長安漢劉曜陷長安而降之是以家之不齊故外患得以乘其機西晉之衰也有自矣

西晉都洛陽懷帝被陷愍帝即位長安亦陷傳四主共五十二年有名睿者懷帝之世為安東將軍鎮建業起而為東晉焉

東晉

晉元帝司馬睿乃懿曾孫或曰睿母通小吏牛金而生焉常為安東將軍鎮建業漢劉聰陷懷帝於洛陽劉曜陷愍

帝於長安羣臣以王導為謀主請即位建業晉之業復焉元帝後有明帝者負明斷之資不能剪王敦之亂成帝以幼冲之年庾太后臨朝厥後庾氷立太后之弟曰康帝康帝傳其子曰穆帝褚太后臨朝又傳康帝弟曰哀帝哀帝傳其母弟曰帝奕至奕始降為海西公桓温立會稽王曰簡文帝其子嗣之曰孝武帝能用謝安以敗苻堅之衆至傳其子曰安帝為桓玄所逼劉裕弑之又傳其次子曰恭帝亦劉裕所篡尋弑之夫晉自洛陽之

衰更姓者三元帝為牛金之子一也康帝為成帝之母弟二也帝奕為哀帝之母弟三也竊司馬氏姓實非其派帝奕之亂喪於劉裕之手也豈無自哉

東晉都建業傳十一主其別洛陽為西晉建業為東晉者皆後世之稱也

南朝

南朝之地亦都建業盖晉傳宋宋傳齊齊傳梁梁傳陳自吳至此凡六朝也

南宋

晉宋王彭城劉裕是為宋武帝若先為晉下邳太守晉相國桓玄逼晉安帝禪位裕討平之至裕為相國封宋公廢安帝而弑之恭帝立又弑之以愚觀之裕為安帝討桓玄除虺蜴也至弑安帝已有心於篡矣所忌者帝之弟德文耳及德文立而見弑裕遂自稱帝焉肆虎狼也除虺蜴而肆虎狼君子之事君也肯為是哉

武帝後繼之以少文孝武廢明蒼梧順通八主其間被

弒者六宮車宴駕得正而殂者二檀道濟弒少帝太子劭弒文帝臣下弒廢帝蕭道成弒蒼梧王又弒順帝宋遂亡夫劉裕弒安順二主以取帝位故其後也被弒多矣此天道之好還也湯武固征伐矣其於桀紂曾弒之乎

南宋都建業傳八主共六十年

南齊

宋齊王蘭陵蕭道成弒宋順帝滅其族而篡其位是為

齊高祖者事宋明帝時帝以太子弱諸弟强憂之用道成盡殺諸弟既而太子昱立為蒼梧王復嗜殺中外恐懼道成遂弑之立凖是為順帝道成之權自是益重故袁粲謀殺之事泄父子皆為道成所殺已而順帝亦禪位道成尋弑之誅其族其事與劉裕等皆操戈入室導人之殺已也雖曰治天下使黄金同土價何為哉

高祖之後繼以武鬱林海陵明東昏和通七主其間亦被弑者四宫車晏駕正殂者三蕭鸞弑鬱林王海陵王

國人弑東昏侯蕭衍弑和帝而簒之齊亡焉夫蕭鸞蕭衍齊疎族也弑主以夷其族而復簒之因齊王為梁天道好還若為宋矣厥後梁亦四主而亡非還之尤速乎南齊亦都建業傳七主共二十三年祚之尤促者也

南梁

齊梁王蕭衍乃齊疎族弑齊和帝而簒其位是為梁武帝者嘗為齊南雍州刺史知齊將亂密修武備起兵入建康為齊相國封梁王已而簒齊和帝廢為巴陵王尋

弒之遂稱帝後為侯景所逼憂憤而殂北魏於此始分東魏於洛陽西魏於長安其混亂也孰甚於是武帝之信浮屠非徒信而已乃酷信之宗廟為之不得血食侯景既逼憂憤而殂景立太子綱復弒而簒之先次子繹封湘東王若與王僧辯起兵及陳霸先亦起兵共誅景建康大亂故繹復江陵即位未幾西魏陷江陵帝繹出降為魏人所殺繹之子方智封晉安王若因江陵之陷即位建康故陳霸先得以簒之梁遂亡夫以疎

族之親連弑骨肉以取天下尚浮屠足保乎況身為天子宗廟不能血食大本已失故浮屠愈尚國祚愈促吾道足信他道之不足信也明矣

南梁都建康遷江陵又復建康共四主五十七年之間奔走不暇也

南陳

梁陳王吳興陳霸先篡梁敬帝是為陳武帝者以梁武帝為侯景所逼而殂梁湘東王繹並霸先起兵斬景尸

送建康霸先於此已有篡志所忌者湘東王繹晉安王方智耳故繹不敢即位建康復江陵不幸西魏破之至晉安王方智始又即位建康故為霸先所篡廢為江陰王霸先遂稱帝焉噫國本弱而為之扶植不窺伺以生僭亂者幾何人哉武帝後繼以文帝臨海王宣帝者皆安靜守成國體不揺至於後主奢華酒色近習用事將士解體隋兵起焉故後主被擄而陳遂亡

南陳都建康傳五主共三十二年自吳至此止六朝雖

後梁復王都江陵耳

後梁

後梁宣帝名詧者昭明太子統之子也見侯景作亂簡文帝被弑奔西魏西魏立為梁王徙江陵使稱帝故為宣帝傳明帝後主共三世隋既擄陳後主滅陳已而亦廢其國夫陳滅梁隋滅陳去梁已三十餘年子孫之依於人者自忽前烈起而國焉不幸無繼絶世舉廢國者安得而不亡哉惟西魏德之則華夏之不如夷狄也

後梁都江陵傳三主共二十三年

北朝

北朝之主初都平城北魏時也後分西魏都長安東魏都洛陽南朝梁武帝時也魏併諸國始有北朝之地其後分為東魏西魏東魏傳北齊西魏傳後周後周併北齊遂傳隋焉

北魏

朔野南侵而為北魏道武帝者姓拓拔名珪本朔野君

長併十六國奄有北方建國號魏遂稱帝都平城傳明元帝又能開拓境土太武帝復侵宋降凉自淮以北悉有之文成帝能懷集中外民心復安獻文帝禪位太子自稱太上皇孝文帝變左衽之俗改拓拔之姓為元氏宣武帝魏政漸衰孝明帝六歲即位胡太后淫穢孝莊帝後長廣王熀廣陵王恭二人為爾朱兆相繼立之熀僅三月恭止二月高歡起兵誅兆廢恭立朗安定王亦一年耳北魏衰焉於是平陽王修以弒恭與熀懼歡奔

長安依宇文泰遂立為西魏故歡立清河王亶之子善見於洛陽是為東魏其事在梁武帝大通二年北魏都平城傳一十三主共一百四十九年

東魏

東魏静帝名善見者清河王亶之世子也初平陽王修逼於高歡奔長安高歡奉善見即位洛陽年始十一遷都於鄴歡自為大丞相歡死歡之子澄襲爵遂幽帝善見於含章臺澄死弟洋又自為相國封齊王遂廢帝善

見而篡其位夫有所與者必有所取東魏之祚得於高氏之手豈不亦失於高氏乎

東魏都洛陽復都鄴止一主十六年

西魏

西魏武帝名修修者本魏平陽王也以弑恭與煨為高歡所逼奔長安依宇文泰時文泰有都督關中之權遂以修即帝位泰為丞相卒弑之

繼武帝者文帝先為南陽王亦宇文泰立之軍國政事

一出於泰故廢帝繼立以誅泰為志謀泄遂為泰廢尋弑之泰遂立恭帝復拓跋之姓泰死子覺嗣爵為太師自稱為周公遂廢帝而篡其位夫東魏之得喪者高氏也西魏之得喪者宇文氏也得之於彼寧不亦失於彼無足怪也

西魏都長安傳四主共二十五年

北齊

北齊之宣帝高洋歡之子澄之弟篡東魏静帝是為北

齊其志始於父歡而繼成於兄澄也歡先封齊王而澄
洋以次襲爵故國號齊都於鄴或曰禪以予言之自歡
誅兆廢恭徙善見於洛陽而立之已有簒意惜乎早死
子澄繼襲幽帝善見亦將簒之惜又早死次子洋又繼
則廢善見而簒其位父子相繼為之至是則謀成矣殺
元氏七百二十一人而滅其族抑何殘暴如是哉
宣帝洋之子殷繼立曰廢帝者洋不豫時殷幼囑其弟
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之其後演廢殷殺之自

立是為昭帝一年墜馬而殂洋之弟湛立曰武成帝者用奢賦重吏民苦之湛之子緯立曰後主者奢侈昏亂周武帝滅之夫爭奪固胡人之遺風矣其謂奪則任汝慎勿殺之臨終遺囑有如是者哀哉

北齊傳於東魏共五主歷二十七年建都於鄴蓋自洛徙也

後周

後周閔帝宇文覺先為西魏太師自稱周公年十五篡

魏祚國非覺之所自為矣宇文護為之亦非覺所自志矣宇文泰都督關中時為武帝所依既立之已而又立文帝又立廢帝乘以國本之弱一立一廢又弑之簒奪之心計於一家久矣故至於覺其年雖幼而事有可取之勢護復為之輔焉能不成帝業乎以稱周公故國號周焉

閔帝傳明帝傳武帝傳宣帝傳靜帝而共以成此洪休者固護所輔護以閔帝惡已而致其弑明帝明敏亦護

所忌護以明帝明敏而進其毒此家庭之禍也宣帝寵后父楊堅佐王室而静帝則其女之子與吾之孫等耳不佐之乃滅其族以奪之此外戚之禍也禍起於内外族戚之間固骨肉之自相殘矣骨肉相殘其先叔護一人至連弑二帝亦甚焉故楊堅元舅得以乘之遂滅其族而篡其位堅固所謂忍人也其外戚之禍非自家庭以導之乎

後周都長安傳五主共二十五年

南北兩朝為蛙鳴蟬噪之主視唐虞三代秦漢以来之為一統者可恥也故隋起而混一之使歸於一如天無二日矣若無嬀焉但傷殘骨肉為暴横耳享祚不永宜哉

隋

隋文帝楊堅弘農人父忠仕魏封隋公至周堅襲爵其女為宣帝后傳靜帝以堅元舅為相進爵隋王未幾篡女之子靜帝之位弑之而滅其族遂自稱帝國號隋焉

先是周武帝滅齊執其後主而北朝無岀繼之君堅又滅陳擄其後主而南朝無再造之國併南北而歸於一隋固得軻定於一之義矣惜乎得國於殘忍之餘未善焉

文帝之次子廣立曰煬帝者先為晉王以后獨孤氏之言廢太子勇立廣為太子後文帝不豫召廣入宫中囑後事文帝以廣逼陳夫人怪之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將召故太子勇廣聞之遂弑文帝遣人縊殺勇

而立焉則煬帝者豈非弒父與兄以嗣帝位者乎及其在位大興宮室求海內奇花異獸以實洛陽顯仁新宮苑囿又自長安西苑引諸水以達河洛淮泗開邗溝而入於江旁植以柳又自長安至江都作離宮四十餘處以資遊樂窮奢極欲漫遊無度且徵天下兵集於涿者一百一十三萬餽運者倍之窮兵黷武以伐高麗取無益之地故四方騷動盜賊競起猶在江都淫酗酒色而無已焉唐公李淵兵入長安立文帝之孫侑代王為帝

淵自為丞相煬帝忘返自遥尊為太上皇遂致從臣思歸而謀叛故宇文化及弑之自古人君如是者不多見也安得而不喪乎

恭帝侑李淵所立半年而禪於唐淵即帝位其子世民起義兵削平僭亂隋於是乎亡焉

隋都長安傳三主共三十七年

唐

唐高祖李淵隴西成紀人父炳周封為唐公淵襲爵隋

以為弘化留守天下盜起以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討捕羣盜次子世民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煬帝南遊不返長安位虛賊盜競起故淵起兵入長安以代王侑即位淵為丞相後為唐王故國號唐焉取天下之心在淵者為少在世民者為多然亦非若篡弒之儔也

唐之佐高祖以定天下者太宗世民也高祖以建成首子立為太子世民立為秦王元吉立為齊王建成元吉

以唐有天下皆世民之功力謀傾之世民遂殺建成元吉高祖因傳位世民有房玄齡杜如晦等為相魏徵等叅預朝政武功文德兼有之惟殺建成元吉可議耳高祖曰不圖為天子乃見今日之骨肉相殘建成元吉雖所自取世民殘忍亦甚矣唐之德此亦有慚者歟

建成喜酒色遊畋元吉多過失世民功名日盛於成吉然成與吉不能自知且謀傾世民其事已不仁矣謀未行而人已覺智乎以予觀之世民苟不遜於天倫自恃

已功高祖立儲之議必不辭焉既不辭也二子復謀殺之能不起世民之殘忍哉是世民之殘忍者二子之所自取當不獨責之世民也

女主自王有二呂后其一武后其二呂后止於稱制與諸呂危劉之禍武后則不止稱制廢中宗立睿宗而淫穢之聲播之後世醜聲無踰於此夫女陰也男陽也陽得以兼陰陰不得以兼陽故陰常減陽之半與男得以兼女女不得以兼男故女常減男之半者一兩乃天地

之大義陰陽之正道也由此以觀則女主為陰百官萬民為陽武后以一介之陰在百官萬民衆陽之上天地之義已反悖矣陰陽之道已倒持矣豈非一大變乎故家之不齊國之不治天下之不安也有自矣

玄宗在位四十四年方其初也好賢樂善勵精政事任姚崇宋璟為相以致開元之治靡不有初矣及其後有奪子妃之恥以召祿山之亂兵連禍結乘輿幸蜀幾危唐祚非鮮克有終乎不有郭子儀李光弼等克復兩京

以立肅宗迎歸而為太上皇幾何不淪於蜀耶

唐之禍患内外並起高宗寵武后卒至自王殺唐宗室中宗寵韋后卒至擅權進毒弑帝玄宗寵楊妃卒至安祿山之亂幾危唐祚肅宗寵張后卒至李輔國之變禍生宫掖此唐宫妾之害生於内也肅宗任宦官李輔國卒至於殺后憲宗任宦官陳弘志卒至於弑逆敬宗任宦官劉克明卒至於亡身文帝立於宦官王守澄卒至甘露之變與有受制家奴之嘆昭宗制於宦官劉季述

卒至少陽之幽與有别立太子之禍此唐宦官之害亦生於内也𤣥宗相用姦臣李林甫杜絶言路掩蔽聰明養成天下之大亂德宗惑於盧杞楊炎傾陷忠良遂致劉晏之自殺此唐奸臣之禍生於外也德宗之世藩鎮李希烈朱泚田悦朱滔王武俊李納相繼反叛憲宗之世藩鎮尤甚强盛僖宗之時藩鎮愈强盗賊並起黄巢入冦長安此唐藩鎮之禍亦生於外也國家之患内禍生於宦官宫妾外禍生於奸邪藩鎮内外兼攻國體容

不弱乎所頼若郭子儀李光弼李晟李徳裕輩削平僭亂姚崇宋璟李吉甫輩粉飾太平唐之業始有可觀者焉

𤣥宗以後盜賊日起藩鎮日叛其間善恢復保全者六肅宗平安慶緒等之亂克復兩京代宗討史朝義之亂恢復疆土順宗能保安宗社憲宗伐叛討逆武宗能削平叛亂宣宗則又卓越乎前非善用人之所致乎不善保全出奔者四𤣥宗奔西蜀徳宗奔奉天僖宗奔鳳翔

昭宗夵華州非不善用人之所致乎不能脩德致隳唐政者二穆宗喜聲色遊畋而唐之業墜懿宗驕恣淫虐而唐之政衰非不善用人又暴亂淫虐乎不善納言致輕國體者三憲宗佛骨之迎韓愈表諫不從而見黜敬宗荒淫之甚李德裕進丹扆六箴不聽而自恣文宗為宦官王守澄等所制權右人主無人敢言惟劉蕡對策又極言見黜非不善納言為嬖幸所致乎故唐止為漢唐之唐不能為唐虞之唐也悲夫

唐室之興祚得於髙祖功由於太宗其間髙宗即位六年以前政猶出之於已六年以後自廢后立武后以来政出於中宫自武后廢中宗自立二十年之後始有狄仁傑舉用張柬之等遷后上陽宫迎立中宗惜乎中宗亦惑於韋后墨勑斜封卒至殺身及睿宗亦先廢而後立在位僅三年耳𤣥宗之初好賢樂善勵精政事相姚崇宋璟非不足為賢主奈何天寳以後溺愛貴妃致禄山之禍唐幾於不祚矣肅宗之初郭子儀李光弼克復

兩京迎歸𤣥宗非不足為英主奈何上元以後制於李輔國有弑后之恥厥后代武宗用郭李恢復疆土其事可嘉德宗相盧杞藩鎮叛而出奔又可醜焉順宗在位止八月而禪位太子委任李吉甫等為得其人而社稷安矣憲宗初誅藩鎮威令固張末年以来驕侈太甚為宦官陳弘志所弑豈智乎穆宗喜聲色而藩鎮復亂敬宗喜遊嬉而終制宦官文宗受制家奴甘露之變可驚武宗削平叛亂唐室之威復振宣宗始終全美而人思

之懿宗驕恣而政愈衰僖宗則政由下出黄巢亂而出奔昭宗則又内制於宦官外逼於藩鎮出奔被幽故致朱全忠以遷洛陽尋弑之又殺太子以下九人致立少子以篡其位而唐之祚亡焉

唐都長安之後昭宗遷洛陽共二十一主二百八十九年

五代

五代之所謂代者亦相代之意而季則猶孟仲季之為

末稱也故周代漢漢代晉晉代唐唐代梁而皆謂之後焉五代通八姓也

後梁

唐之降臣梁王朱全忠為梁太祖若先與黄巢為亂降唐故賜名全忠後更名曰晃宋州碭山人在唐鎮汴攻併徐兖及河北河東等處遷唐都洛封梁王後簒唐稱帝國號梁都汴為東都洛為西都嘗與晉王李克用等割據地界不能削平慙憤成疾末年欲立子友文遂為

友珪所弑已而均王誅友珪自立焉

均王名友貞太祖温之第四子與唐李存勗連年用兵後攻梁克之貞命其下殺已於是梁亡

梁傳二主其間且父子兄弟自相弑奪及已自殺以致國亡者蓋全忠先受唐之賜誓然後降唐厥後挾天子令諸侯威振天下卒至殺唐九子滅唐三百年社稷酖弑哀帝而簒其位故父子兄弟自相弑奪及已自殺二主而亡蓋亦天也復何望其傳主之多乎

後梁都汴傳二主共十七年

後唐

唐莊宗李存勗本朱邪氏事唐有功賜姓李沙陀人存勗之父克用平黄巢有功封晉王至勗襲封以兵威克敵滅梁稱帝國號唐矜功好畋嗜色御衆無法軍叛中流矢而殂李克用養子亦胡人名邈佶烈繼立為明帝登極之年已踰六十在位八年穀豐兵少較之五代亦小康耳其子嗣之曰閔帝未一年又其養子從珂本王

姓封潞王者兵入洛陽閔帝出奔廢為鄂王而從珂立焉珂與石敬塘素不相得敬塘與契丹合兵破之從珂自焚而死唐亡

後唐都洛陽傳四主三姓共十四年

後晉

後唐明宗婿天平節度使石敬塘為晉高祖者先以拒命唐發兵討之敬塘求救契丹破唐契丹立為皇帝國號晉都大梁敬塘割十六州之地上表契丹稱兒皇帝

為羣臣所恥及出帝重貴繼立亦上書契丹止稱孫皇帝而不稱臣契丹怒連年交戰兵入大梁執重貴以歸封負義侯遷於北方河東節度使劉知遠舉兵入大梁自立為帝未幾重貴還汴知遠已先立一月所謂此交已固彼來已晚晉遂亡焉

後晉都汴傳二主共十一年

後漢

後晉節度使劉知遠之為後漢高祖者沙陀人先仕晉鎮

河東為節度使契丹執晉出帝北歸知遠舉兵入汴梁稱帝自以為漢之後立高祖光武皇帝為百世不遷之主痛子承訓之喪成疾一年病殂繼此而為隱帝者曰高第二子承祐也狎暱嬖倖誅戮大臣郭威等被譖欲殺之故威引兵入朝自訴帝遣兵拒之為亂兵所弒太后臨朝契丹入冦太后遣威將兵出征至澶州將士大譟裂黄旗以被威體呼萬歲震地擁威南還代漢遂稱帝漢亡

後漢都汴梁傳二主共四年

後周

後漢節度使郭威為後周太祖者太原人先仕漢為節度使唐莊宗宮人之寧家者擇𡛟見威知有大貴願歸之漢隱帝為兵所弑之後契丹入寇太后命威禦之軍至澶州將士裂黃旗被之南還即位與宋太祖黃袍加身事同威無子以妻姪柴榮為嗣是為世宗其為人英武治國有道五代之時此亦賢主惜乎功未成而早亡

世宗之子恭帝宗訓繼之七歲即位都點檢趙匡胤事周累立大功中外附之匡胤以征契丹兵至陳橋擁黄袍入王葢威裂黄旗之報天道好還何如是之急也周七馬

後周都汴傳三主共十年

宋

北宋

後周都點檢趙匡胤為宋太祖者涿郡人先為後周殿

前點檢世宗殂恭帝幼以禦契丹擁黄袍而還恭帝禪之遂即帝位其事固可議矣但其囑將士曰少帝太后不得驚犯公卿不得侵陵厚亦至焉其弟太宗繼之雖不能無燭影之疑而開拓境土削平海内任用人才百度修舉葢亦賢主太宗次子真宗相寇準而為北門鎖鑰征契丹而致南北講和美甚矣奈何惑於王欽若為封禪祠祀天書土木之事一時並起未盡善焉真宗之子仁宗西鄙多事慶歴間君子滿朝天下永平懿王之

子英宗有韓琦歐陽修者調護兩宮之譖道州周敦頤生焉英宗之子神宗初年勵精爲治熙寧以後王安石以青苗之法誤之洛陽程顥生焉神宗之子哲宗相司馬光有改青苗之志故後世以慶歷元祐並稱顥之弟頤生焉神宗次子徽宗貶斥善良進用奸諛極土木之工修道衍之教金兵南来禪位於子是為欽宗已而金兵陷汴徽宗欽宗皆執而北太后迎立康王南渡遂都杭焉

北宋都汴傳九主共一百六十七年

南宋

宋高宗構者神宗第九子也先為康王太后因金兵陷汴執徽欽二主迎構於應天府即位以主和誤國召李綱為相磁州守臣宗澤知開封留守時綱治軍政畧有緒開封知府黄潛善相州守汪伯彦復主和綱相數十日遂罷又以潛善伯彦為相國因誅上書人決策幸東南無復經理兩河駕至揚州金兵分三道南来至汴宗

澤募義兵百萬大敗之累表請上還汴潛善忌功沮之澤死金兵至揚州駕行至瓜州渡江如杭州罷潛善伯彥又以朱勝非為相亦罷又以呂頤浩為相上如建康太后為金兵所逼如南昌上如杭州如浙東金兵又分兩道一從蘄黃渡江趨豈昌各處追太后不及陷潭灃自石首而回一從滁和自太平渡江陷建康又陷杭州追上不及乃退岳飛敗之於六合上歸越州頤浩亦罷又以范宗尹為相時秦檜北依達蘭始南歸言曰如欲

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以達蘭意上書求和宗尹亦罷檜又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又以檜為右相吕頤浩為左相檜自此專主和議矯奏金牌令班師岳飛泣下東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檜搆岳飛等赴獄何鑄鞫之飛裂衣示背有盡忠報國四字改鞫亦知無罪曲順檜意誅飛自是無復敢言兵者胡銓上疏斬檜上不聽卒至誤國萬世之下固知岳飛之忠秦檜之奸矣又安知宗澤之忠黄潛善之奸誤於前邪高宗不

悟卒至自誤悲夫

孝宗繼高宗而立鋭意恢復以史浩為相張浚為樞密使督師江淮許國之心不下岳飛惜乎早卒乃復與金講和南北安静中原之土竟不能復國家之恥竟不能雪有恢復之主無恢復之臣孝宗其亦賢君者歟

光宗之世周必大用事從容廟堂引進善類惜乎早罷不用及排斥善類詆朱熹輩為僞學理宗之世真德秀魏了翁者出君子滿朝奈何丁大全賈似道相繼用事

邪正互進惟程朱之學復崇值元之興與之同滅金焉度宗之世賈似道秉政端人斥盡恭宗之世元兵入冦執之北降端宗名昰尚幼當元兵復冦之時楊妃與弟楊亮節負昰與昺如温州航海至福州羣臣從之陳宜中張世傑奉昰即位以文天祥為丞相遷硇州而崩陸秀夫又立昺焉時方八歲楊太后聽政羣臣欲散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將焉置之遷厓山元兵薄世傑之舟張洪範等交戰世傑秀夫知事去先驅妻子入海即負

帝同溺忠義之士同溺者數萬宋亡說者謂宋以忠厚得天下士以忠厚報之信夫

南宋都杭如閩廣故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傳九主共一百五十五年

遼

契丹南侵國號遼者自其道宗始也道宗姓耶律名洪基其國先在横山之南元魏時號契丹後梁均王時太祖始稱帝道宗始號遼歷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聖

宗興宗七主皆與宋和議南朝為兄北朝為弟惟興宗
中南北之好以息征戰而道宗則以國號遼連歳用兵
故傳海濱王為金所滅而亡
遼都燕傳九主共一百五十年

金

女直南侵國號金者自其太祖始也太祖姓完顔氏名
阿固達初臣契丹宋徽宗時稱帝國號大金舉兵滅遼
體漢制度傳太宗滅遼攻宋執徽欽二帝遂有中原陜

西之地自太宗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東海郡侯宣宗哀宗凡九主而宣宗以前連歳敗兵至哀宗始走蔡州元兵與宋兵夾攻克之金亡

金都上都即洛陽傳九主共一百十九年

元

蒙古南侵奄有天下而國號元者自其世祖始也世祖姓怯特名呼必賚世為蒙古部長方元太祖立後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用兵如神滅國四十傳太宗

定宗憲宗世祖至世祖始滅宋號元成宗承混一之後垂拱而治武宗承富有之業創治改法仁宗一遵世祖成憲為大元盛德守文之主英宗用法無私有奸黨畏罪之正泰定天下無事號稱治平時明宗文宗頗有變動寧宗乃明宗次子立二月而崩順帝乃其嫡長以母被譴移居廣西以寧宗之崩歸國即位享祚三十餘年荒於淫樂四方盜起羣雄割據垂二十年始亡

元都燕傳十四主共一百六十三年繼大統者九十三

年也

乾隆御覽之寶

東溪日談録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東溪日談録卷十五至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典簿臣郝祚熾

謄録監生臣查　浩

東溪日談録卷十五

明 周琦 撰

儒正談

總説

古之儒者惟修於内不修於外今之儒者惟修於外不修於内修於内者求以實之於已不求知之於人故無以立門戶雖舉世不見知無憾焉修於外者求以知之於人不求實

之於己故立門戶使人知之其凡論事爲政學古之儒自是一等世俗之儒自是一等學者不别而槩之其學亦訛也惟先正之學皆心學工夫非世俗之學徒事乎口辯文詞之間而已先儒各有定論日談祖之故附於此以見古儒云

周濂溪之學

張南軒謂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時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樸實頭下工夫底人南軒此説正

見周子務內不務外處

濂溪之地遠城郭三十餘里茂叔爲學於此何求人知惟求心得而已止舅氏鄭向知之薦授鄠縣主簿使向雖知之不爲龍圖學士則亦徒知而已至移南安又不爲其守所知惟程判知之使二子學焉故得以發太極之旨則周子者亦不叩之洪鐘也及二子再見吟風弄月而歸不知周子有何氣象聳動於人與談何道而使之吟弄如是也

自濂溪之學一鳴人心之天理以著人欲以消孔孟之統緒以傳故朱子曰闡太極隂陽五行之奥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来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朱子是言深發周子也

黄山谷謂茂叔人品甚髙胸中灑落光風霽月好讀書

雅意林壑初不爲人宫束短於取名而長於求志薄於求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惠及孳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山谷善體悉先生故能知之如是也

朱子序大學以二程接孟氏之傳而不及周子者蓋二程發遺經旨趣而濂溪未有所發故朱子序大學言遺經之旨不及周子也

程明道之學

明道資稟極高純粹温潤又得周茂叔爲之發性理之

源故充養有道至於人所不及之地世之資稟高者多狂狷少誠實而明道之學一出於誠能不得心學之眞而續不傳之緒邪

伊川謂明道自年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佛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

有臻斯理也此伊川作明道行實語若求明道之學當於其行實見之

明道及民之政多礙法者未嘗使大戾於法人或驚駭謂戾於法則又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伊川常以此語人然則明道眞所謂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者邪

神宗重之而不能用觀其從外補之請可見大抵雖能知之不能知之盡也

程伊川之學

明道踰冠中進士甲第伊川乃司馬光吕公著韓絳薦於哲宗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教授辭復召赴闕除祕書郎亦辭太后面諭爲崇政殿説書亦辭至後始授西監之命其薦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公著又言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

羣之姿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伊川在當時自下與甯泉等非君實公著亦不能知盖自是一樣學問也

伊川授崇政殿說書有任天下之志故議論褒貶無所顧忌同朝文章名世之士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爲詆謗且論人主有疾大臣不可不知及太后不可獨坐等語大臣多有不悅遂爲諫議大夫孔文仲所劾故有西

京國子之命就職請歸田極論儒者進退之道又為御史董敦逸所劾以是觀之雖伊川之學見知於世自大臣一毀而臺諫屢劾其學已晦况後世非伊川者乎故伊川涪州之行惟為易傳而已

明道嘗謂伊川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明道自料與料其弟者明甚矣

張横渠之學

呂大臨謂橫渠曰先生志氣不羣少孤自立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悅其言當定康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呂藍田生

同其時知其詳如此

在京說周易見二程撤去虎皮歸陜西正嘉祐初年也

横渠曰道自孟子之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

先儒謂此爲横渠以道自任之意

横渠文章只西銘一篇理醇而辭亦醇正蒙十七章論理固當而辭却太厲

先儒謂横渠心統性情的當似伊川仁者天下之公善

之本之說鬼神二氣之良能優似伊川鬼神造化之迹之說

邵康節之學

先儒謂堯夫之學與聖門之學不同蓋堯夫見得天下萬物有盈虛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底事下學更不施功堯夫精易數故事物之成敗始終與人之禍福修短筭得来無毫釐差錯如指此屋起於何時便知毀於何時無不如言此又自是一家學問故謂與聖門之

學不同
尹和靖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
數知未来却小了他學問如陳叙易賛云先生之學志
在經綸最爲晝之和靖此言又在堯夫易數上見得有
經世處故曰内聖外王之學
程子門人之學
程子嘗自謂吕與叔深潛縝密吕和叔任道力勁游定
夫資質温厚楊中立資亦頴悟林大節魯能躬行劉質

夫篤信固守李端明才識穎悟吕進伯老而好學謝顯道切問近思而於吾道有望謝良佐記問甚博而恐玩物喪志與夫范巽之楊應之張思叔皆有志於道者也

程子此言亦語以使自勵

胡文定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奥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立三人而已

羅豫章之學

李延平謂仲素少從吳國華學後見龜山乃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後方心廣體胖

又謂性明而修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

羅仲素爲學有心廣體胖之效其工夫還是從格物誠意中來

朱子曰羅公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仲素蓋亦求

於內不求於外者也

李延平之學

李愿中之學出於羅仲素羅仲素之學出於楊龜山故朱子學之有以見其於仲素講論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於是也故理得其本而天下之理千變萬化若不外此矣

李愿中從羅仲素學人有非笑之者愿中若不聞盖以

仲素之學人不能知未免以爲仲素無學而愿中妄從之也

朱子曰先生愛看論語亦愛看孟子更愛看春秋左傳有爲只用闕 静坐時只驗喜怒哀樂以求其中蓋其從仲素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説從容潛玩有會於心故盡得其所傳之秘也

愿中既受仲素之學退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絶世故四十餘年簞瓢自適厥後羣士始從之而矜式也

胡文定之學

謝上蔡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使其窮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張南軒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游而講論其說其自得之奥在於春秋彼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

胡致堂之學

胡明仲文定公之子才氣高邁醉後更歌諸葛亮出師表陳了翁奏狀及夫忠義文字天下之事若爲之有餘但欠點檢故有爲不成者其在嶺表著讀史管見都是記憶並無一冊文字相隨故多牴牾耳

胡五峯之學

胡仁仲亦文定公子其學見於知言之作先儒謂可議者有八性無善惡一也心爲已發二也仁以用言三也心以用盡四也不事涵養五也先務知識六也氣象迫

狹七也語論過高八也凡此皆過思之矣

知言論誠中仁三者先儒論之詳矣

朱晦菴之學

陳北溪謂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明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陋誤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

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査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猶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以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先生之學與功不敢涯涘惟以北溪之説嘗與學者談之吳壽昌嘗稱先生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髙拱經史子集之餘雖紀録雜説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其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

師表歸去来辭並杜子美數詩愚嘗觀壽昌之說可見
先生襟懷暢達性情之眞有超出宇宙外意義理之熟
不爲窘迫非若今之立門户者於有人處辛苦拘束無
人處放肆怠惰心不能誠故爲學亦失其眞先生之罪
人也
先生無書不讀亦無書不註其所讀之書後學固不能
盡見而讀之但以書非先生之所註者愚實不敢著目
至讀孝經刊誤見先生無書工夫不到皆精意所在其

舊本猶未脫去俗師之手先生之用心者尚泯耳故嘗為之釐正及其成書夢有朱姓者以竊盜訟愚於官辨論至曉乃覺詳之或釐正刋誤竊得先生大意故耳此亦可見先生精神心術之微萬世猶存也

稱先生者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先朱子而賢者非朱子無以明後朱子而賢者非朱子無以法又曰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又曰孟子功不在禹下朱子功不

在孟子下以稱孔孟之言贊之朱子則朱子若其孔孟之儔歟

張南軒之學

張敬夫忠獻公之嗣子胡仁仲之門生忠獻命從仁仲學一見敬夫尚程氏之學知爲大器故告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退而書質仁仲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敬夫葢以古之聖賢自期遂有希賢之作以爲警策及又取友四方益求其至十有餘年後天下之理瞭然於

心目之間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也南軒之學其来有自矣

南軒所著書有洙泗言仁録諸葛武侯成書詩書孟子論語太極圖等說開悟後學之功爲多

呂東萊之學

呂伯恭讀史之功多於讀經所以史得詳細經反麄畧故博議之作主於春秋是讀史之功所發有人問論語是非若則曰管他是非做甚但有益於我及切於我者

看之是矣並執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以治作治理亦不究於此便見讀經之功疎畧且經爲之本史爲之末祖謙讀書以本爲末如此

天地間扶持綱常惟死節爲難呂伯恭却以詩謂張巡許遠不應出来此是不諶綱常其氣甚餒後来西山真氏稱之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繹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絶學有千載之功取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

斥其姦孤忠凛然至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

公之風焉此必後來之學又有進也

陸象山之學

陸子静與胡明仲皆强執之人但胡明仲議論英發旁

若無人雖强執無偏廢陸子静則執到底且又不肯説

破故朱子謂之禪語觀其所論克己復禮一句謂不是

專克去利欲忿懥之私有一念要作聖賢亦是私議論

至此却是論到極偏處鑿壞正理人之為學不以聖賢

爲期却將何者爲凖的士何以希賢賢何以希聖聖何以希天九淵之學眞與朱子不合非朱子之學偏乃象山之學偏矣吴草廬曰朱子道問學功多子静尊德性功多此草廬爲子静言也朱子豈只道問學而非尊德性者哉

朱子謂子静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

吴澄所謂陸子静以尊德性爲本朱晦菴以道問學爲本所見亦非確論

朱子門人

朱子謂李通爲老友而李通則以師事朱子南軒亦友之可望於道者故其卒乃曰吾道益孤遂有望於勉齋黄直卿焉晚年惟尚書未傳故屬之仲默而洪範之數亦屬之其餘若輔漢卿陳安卿陳才卿徐子融廖德明鄭子上闕亞夫皆善學者也

真西山之學

真景元之學悉見於衍義其衍大學之義皆本諸聖賢

心術以示帝王治道著前代之興亡亦後學之龜鑑其為慮也不止在於當代而實及於萬世愚甞以為是書可重進上其所缺畧若格物致知二條本朝丘仲深先生詳補之矣

魏鶴山之學

虞邵菴謂魏華父之學起於臨邛白鶴山下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極其弊於口目之末其為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

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至於鬼神之著其學誠足以繼周張程朱四君子而扶世之功亦足以尊其統而接其傳者邪

許魯齋之學

許平仲之學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藴者其功始於見柳城姚樞雪齋之後也

姚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有伊川易傳晦菴論孟學庸集註章句或問及諸子小學平仲一見之後悉授之

而歸焉盡變所學從之旦夕精讀篤志力行以身先之故充至於天德王道之藴及應元世祖之召對以治天下之道其要在王道其功則三年所以啓沃君心者固深矣但其仕元未免有隙之可議也

許衡之學爲得正傳而仕元則非正矣夫學得其正者體也試之者用也謂其志在澤民不在事君則可若非君不事如伯夷者則未可方之劉因且不能及況伯夷乎故卒而囑其子曰墓不必書爵止曰許衡之墓可矣

許平仲若有慚德者邪

陳剛謂使天下之人皆知讀程朱之書以至於今日者魯齋之力也以予觀之魯齋之祀孔門其功在此若其事元且謀伐宋不明正統大義則當黜矣

吴草廬之學

許衡吴澄相繼起於元時謂北許南吴北許之學得自姚樞其傳以程朱爲主南吴之學當炎運垂息之時得斷簡於衆遺發新知於卓識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亦

以程朱爲主繼北許爲元祭酒其教有莫大焉若平仲生北似不得已事元而幼清生南非不得已其失猶有過於許平仲者矣

草廬之學其源見於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其叙見於學基學統諸書

劉静修之學

世儒論學多棄劉因獨取許衡吳澄以愚鄙見論學問則許吳之得正傳爲多論出處則劉因之得其正者非

許吳可及矣夫出處者學問之大節學問正則出處正而體用一原矣學問正出處不正其於學問也焉用哉先儒謂劉靜修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其形容之也至矣

劉靜修文章有特出人表之意其行正其學亦正不下於許衡吳澄矣

薛河東之學

吾師伊洛閻先生謂薛文清公曰先生崛起於數百年

之後心印濂洛神會洙泗學以復性為本言以明性爲先其言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又曰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至論所傳之事曰明此性行此性而已又曰顏子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愚於先師亦云

又曰先師之處世自功名者視之則以為偏自富貴者視之則以為迂尚綺麗者則病其枯淡尚博洽者則病其拘束孰知邈象太極心遊天真而無所待於外哉

又曰仕止久速充實輝光許魯齋之後僅見而已其飄然脫灑無所顧忌雖劉靜修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又何讓焉凡此論文清公者至矣

東溪日談録卷十五

東溪日談録卷十六

明　周琦　撰

文詞談

今人作文字何必直學老莊尚其詞之老蒼尚其詞者必害理故老莊不入聖賢之道何不學之經傳經若檀弓傳若孟子詞理皆勝可觀又何必直學韓柳韓之與柳詞客而已何不學之周張程朱其皆理學文章縱不能及亦不

害理若學韓柳不能及之其理既害其詞亦失卒至於韓不韓柳不柳詞理胥失矣文章以氣為主所謂氣者乃道義之氣非血氣之氣若血氣之氣發而為文其詞多呼號叱咤雕琢巧媚識道者之所不取若道義之氣發而為文其詞多正大和平不過高無實雕刻巧媚之言必不吐之筆舌矣今之人少有喜慶便序以和之少有興作便記以志之喜褒譽厭箴規喜期望厭沮抑一毫字不用一貶詞不贅雖韓柳歐蘇無不如此何望其學經術乎

韓子之文固朱子所愛嘗爲之考異復糸荆公譏韓文詩於其末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眞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何邪蓋亦詞章而已不能識道無補於世故也彼以朱子敬其人愛其文獨以詩酒浮華志在利祿輒有嘆息之詞者此豈知朱子者哉朱子生於荆公之後而東溪乃謂彼以朱子敬其人云云者蓋橫說也

三百篇之體製停當殊甚後來喫離騷漢魏之詞變而壞之其變猶不大離三百篇下至唐沈宋近律之變則

三百篇旨始大壊矣宋儒亦不能挽回此文氣也朱子嘗謂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詩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爲詩之根本凖則又於其下一等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權輿朱子此言其欲救詩之壊也意有在矣

詩自沈約一變之後有許多體製出来故三百篇旨大壊於此其體製如江左體蜂要體轆轤體隔句體回文體偷春體折腰體絶絃體五仄體五平體拗體變體離合體人名體藥名體蹉對體扇對體雙聲疊韻體平仄各押韻體八句仄入體第三句失黏體促句換韻體平頭換韻體六句體促句體五句體奪胎換骨法點化古語法抑抝物闕

案法有許多變態三百篇安得而不壊乎愚少時亦嘗編有詩家體製一書其體有百

様後来見得初爲學詩者約歸三百篇旨恐反爲三百篇累遂火之併今詩亦因其不工皆厭作矣

少時嘗事上饒李大𠫭先生見其稱柳子厚詩到柳州始工甚疑之未嘗請問後思鼔吹以子厚柳州詩爲首其必據是言焉葢自謫居永州有十二年窮困詩窮則工故至柳州開暢始發其工耳

今人學問馳騁處全在吟咏上露之故以吟咏爲第一件事不知練一字之巧費盡許多神思無補於身心一

分世俗之學因而失其根本矣

世之稱文詞者曰揚雄作太玄以準易法言以準論語作賦箴皆有所準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左太冲作三都賦擬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辨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啟張衡作四愁而王仲宣述七哀陸士衡作擬古而江文通述雜體華藻隨時而體律相倣李唐羣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賈島輩效其顰張籍皇甫湜輩學

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然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之北征進學解乃同子雲之解嘲鄆州溪堂之什依於國風平淮西碑之文近於小雅則知其所本矣近代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賦晝錦堂記議論似盤谷序東坡黄鶴樓賦氣力同乎晉問赤壁賦卓絶近於雄風則知有自来矣而韓文公廟記鍾子翼哀詞時出險怪蓋遊戲三昧間一作之也夫以文詞比論文詞猶以枝葉較枝葉之榮瘁根本不問也則亦荆公譏昌黎詩之謂

矣

人之性情托之於詩或窮困拂鬱而鳴其苦或化新俗美而鳴其盛寓事於言可矣若或外此引以自高且不發我性情乃撰爲一等綺麗巧怪之言過高而無實是不情也何益之有

文章不關世敎不發義理道無補焉必關世敎發義理則能羽翼乎道有用之言也

詩若只於風情月態如白樂天韋應物韓愈杜牧蘇軾

秦少游輩所作戲妓之吟王安石梅聖俞陳后山文與可輩所作嘲友嘲僧之吟豈聖賢文字乎

今人學唐沈宋所制取士近體皆用唐韻以予觀之居今之世爲今制作洪武以来自有韻矣其欲鳴國家之盛與達己不得伸者當依孔子所删之詩爲體洪武所定四方之聲者爲韻則三百篇體庶乎可復乎

唐宋元皆以詞章取士故嚴於韻我國家黜詞章爲粜學而其崇正學不尚夫小技也無踰於是時矣

詩不可廢人性情所寓也若詩可廢孔子不删今不讀之爲經乎但近體則壞三百篇旨傷吾道矣人有窮苦非詩無以達人有忠良非詩無以顯使可廢焉孟郊賈島之窮苦杜甫之忠愛天祥之氣節殆將何托詩固不可以不作也作而從沈約近律之體制莫若從孔子三百篇之體制也

東溪日談録卷十六

東溪日談錄卷十七

明 周琦 撰

異端談

墨氏學仁失之兼愛流至於無父楊氏學義失之為我流至於無君無父無君豈止於仁義之差初非有意而為之其差小其失大可不畏哉

墨翟曰摩頂至頸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

楊朱曰伯子髙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不以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治矣楊墨非不欲恝然於聖賢之道以垂一世之教也其學謬而不自知矣孟子以亞聖之才起而有見於是焉得不辭而闢之乎孔子謂師也過商也不及過而不抑之以復於中至於兼愛則易也不及者不引之以歸於中至於為我亦易也聖人中道而立以為此中之主宰其示人也亦至矣

人之死生關乎精氣之聚散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導氣者使氣不散固亦得不死矣久之氣散亦死終非自然之理故老聃之術別爲一端

程子謂爐火在有風處易過在無風處難過以此見山林之人不爲功名富貴所役精氣含蓄難散故人多壽此其正德與導氣術者不同

佛氏以地水風火爲四大曰幻人假此以成身故寂滅幻根斷除一切去四大而毀人倫也夫四大者物也人

倫者道也天下固無物外之道亦無道外之物佛氏亂道甚矣

佛氏惺惺法即吾儒提撕警覺之意但佛氏之提撕警覺不在仁義上用功故其道非仁義也

老朙莊周别是一種道理自是一家後来漢人魏伯陽張道陵之儔大宗其學故老莊之道大行於世

老朙之學一變而爲導引再變而爲燒煉又再變而爲醮天朝斗之淫祀皆漢張道陵唐杜光庭宋㣲宗王欽

若撰爲諸家經呪以倡之也瞿曇之學一變而爲寂滅再變而爲輪迴又再變而爲薦亡禮懺之隆祀乃漢明帝所藏官庫佛書四十二章晉安帝時姚興大集胡僧翻譯佛經梁武帝時又自作爲懺呪等書以倡之也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者至此亦盛行矣

楊氏爲我墨氏兼愛老氏導引佛氏寂滅老佛之爲異端人易識之楊墨之爲異端似是而非爲害最深今之人固有名不楊墨而論理似楊墨者亦有名不老佛而

制行似老佛者識道之不眞也故論理制行皆詭其學之差而不悟矣

學老氏者有內丹外丹之說學之可以長生學佛氏者有禪學打坐之說學之亦可以長生老佛於今存乎否乎而學之者亦存乎否乎苟存焉吾不從之是不欲長生是自棄也苟不存焉吾從之是妄求也自欺也吾於是惟從其所好而已

異端之說爲今之世惟輪迴之說最盛夫人稟天地山

川之氣以生有氣有形及其死也氣還天地山川而形則歸之重壤是形與氣皆泯滅於世矣復有何形以罪地獄何氣以俟輪迴若以氣有輪迴也氣還天地山川方之溝澮之水流於滄海之內可尋溝澮之水乎髯屠之髯收於髮箚髮箚之内可尋髯屠之原髯乎人之死也氣散而還其原漫然兩間未嘗各凝一處如珠相貫可輪迴而數始而終終而始邪天地間决無是理佛氏妄爲是說以惑人也

罵鬼者曰你是已死我我是未死你此主氣說非主輪迴說

漢明帝時有佛經四十二章藏於官寺其後胡僧安靜夫熾康會俱譯佛書以傳諸中國至東晉安帝之時羲熙四年姚興又大集胡僧命鳩摩羅什翻譯佛書大傳中國中國從夷狄教者非夷狄人教之也皆中國人所自爲者也

道經之初止老子道德經五千言而已安得有齋醮科

儀符籙召神服氣辟穀調食玉屑燒煉金丹之術哉其法起於漢之張道陵魏之寇謙之梁之陶弘景葛稚川大行而莫止也然亦上之人所召也使漢主不信張道陵魏主不信寇謙之立天師用符籙行道場其術何自而大哉

宋太祖開寶五年始禁方士蓄妻孥比漢武帝以方士尚公主者異矣

東溪日談録卷十七

東溪日談録卷十八

明 周琦 撰

闢異談

世謂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者按三五歴紀曰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隂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髙一丈地日深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八千歳天極髙地極深盤古極長乃為三皇以愚觀之

開闢之初未有文字孰從而記之邪其説與煉石補天斷鼇立極聚蘆止水者同荒唐也何足憑哉

兩間之物日月風雨雷電晝夜山嶽江海淮瀆草木皆陰陽之氣運行披拂激薄晦明流峙發榮如此固非物於物者也歷年紀謂盤古之生而嘘以為風雨吹以為雷電開目為晝閉目為夜死而左目為日右目為月左手為東嶽右手為西嶽腹為中嶽首為南嶽足為北嶽骨節為山林腸為江海血為淮瀆毛髮為草木者皆歷年紀

之謬也世人之説凡類此者當斥之不可以亂吾道也

世謂雷爲有形之鬼神雷氣也豈有形邪按易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則雷之爲物乃陽氣自下奮上者也羲文周孔皆本是以作易矣未甞謂爲有形之鬼神也是故雷之震驚者氣激薄也遺屑者氣隕墜也雷氣也非形也謂有形者巫氏愚人以禍福祭祀也與雷州布鼓同荒唐也

世謂日烏月兎日果有烏月果有兎乎按漢天文志曰

日中有三足烏說者亦曰月中陰氣所積為兎以予言之天陽氣之浮者也陽之精則為日地陰氣之凝者也陰之精則為月二氣之凝與浮既定而為天地則二氣之精即運而不已烏兎生於有天地日月之後即天地日月運行之氣所生者也豈是氣所生之物成形之後復入於是氣之中以雜乎陰陽精氣同一運行邪夫日月者陰陽之精氣也固非外物之可雜者也

世有月桂之說酉陽雜俎之妄也酉陽雜俎曰月中有

桂髙五百丈下有一人甞斫之樹創隨合其人姓吴名剛西河人學僊有過謫伐桂夫月者隂之精在天地氣中轉旋不已曷甞有他物雜之於内桂之爲物非土地不生非雨露不滋豈此隂寒氣中可以産此植物一夜一周隨月轉旋根株枝幹顛倒上下而傾覆邪吴剛何等人也抑何從而入於月邪酉陽雜俎荒唐孰甚世人附會其說使助詞章之什同爲荒唐也孰甚哉

又謂月中甞有八萬二千人修其凹處及妝修月斧鑿

者亦雜俎之妄也

世人惑月之說甚多其曰后羿妻𡣕娥偷羿不死藥奔入月宫之爲蟾蜍者漢天文志之誤也其曰明皇與申天師八月十五日夜遊月宫見榜曰廣寒清虛之府翠色冷光相射極光寒不可留者唐野史天寶遺事之誤也其曰八月十五夜月中落桂子於杭州僧寺者古今詩話之誤也其曰月中有兎擣藥致有擣藥兎長生之句者杜工部之誤也其曰聽月高樓接太清倚樓聽月

最分明碾空叨啞氷輪響搗藥丁東玉杵鳴樂奏廣寒音歷歷斧侵叢桂韻丁丁夜深一陣天風起吹落嫦娥笑語聲者後世詩人之誤也害理之説也若淮南子曰月中有物婆娑者乃山河影其空闕者乃海水影者其説頗近理也世當於其近理者且從之害理者痛去之庶乎不畔道矣

道經有三十六天及謂別有官府釋典有地藏地獄及謂別有閻羅天子夫天者氣之浮地者氣之凝地在天

中天包地外天之轉旋不已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一日一周繞地一遍其行如此安得别有宫府在天之上同轉旋乎茍天有三十六層地必亦有三十六層地有三十六層人必亦有三十六層不知我輩所居之天地今在第幾十層邪及地之下有山嶽高峙河海深洩立有官府曰閻羅天子治天下事者固曰天子治地下事者宜曰地子以此推之不止曰僭亦稱非其稱皆見其妄其必無也明矣獄有一十八層必深且廣既立閻

羅其吏胥獄卒當有一項人役自何代何方入於地下以居長夜不旦之中今在何處人死氣歸於天形歸於地舉世皆然其見閻羅執去受刑者幾何人無罪而還者又幾何人舉世未曾見之其無也亦明矣惑萬世而不解也可嘆世人惑天之說者謂煉石補天謂九天謂三十六天謂天君天尊惑地之說者謂斷鼇立極謂十八地獄謂閻羅天子惑日之說者謂三足烏謂十日並出謂長繩可繫惑月之說者謂有兎有桂有吳剛有嫦

娥有蟾蜍有廣寒宮惑風之說者謂風伯惑雨之說者謂雨師惑雷之說者謂雷公惑電之說者謂電母惑星之說者謂星官星君惑山之說者謂罔兩惑水之說者謂龍罔象惑土之說者謂羵羊惑人之說者謂有牛首謂有蛇身謂死化爲熊謂熊殺人惑鬼之說者謂鬼火謂鬼嘯惑神之說者謂廟軍馬出遊謂司人禍福惑禽之說者謂祀爰居惑獸之說者謂狐化人如此之類多矣惑之者人也難惑者理也君子當以理解其惑不當

附會其說也

翰林院印

東溪日談録卷十八